

Classical Music

音乐散文丛书

赵丽宏

无言的回旋



音乐散文丛书

无言的回旋

赵丽宏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无言的回旋/赵丽宏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8

(音乐散文丛书)

ISBN 7-5434-4346-5

I. 无... I. 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0053 号

书 名	无言的回旋
作 者	赵丽宏
责任编辑	孟保青
装帧设计	慈立群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110 千字
印 数	0001 4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346-5/I·617
定 价	8.4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在当今林林总总的出版物中，有关音乐的书籍日渐其多，作家所特别撰写的音乐散文也日渐其多，成为了一道别样的风景。这当然是好事，爱乐者的增多，说明在物质社会的挤压下，人们除了热衷于附庸风雅之外，更有一种对于精神和心灵抚慰的渴望。音乐，尤其是经历了时光筛选和考验的古典音乐，自始至终保持着原有的纯正和清澈，给我们以永恒的安慰。在音乐的面前，人，才可以和音乐一起透明。

这套音乐散文丛书的几位作家，本身就是爱乐者。因此，写作不是目的，爱乐才是出发点。美好的旋律弥漫在字里行间，使得散文多了一种色彩。在音乐史中，音乐家得益于文学的多的是，一部《浮士德》或《佩利亚斯和梅丽桑德》，曾演绎出多少风格不同的音乐。同样，这里的音乐散文，得益于音乐给予作家的滋养。

从某种程度上说，艺术各种门类是可以相互借鉴、彼此营养的。但就其文学和音乐而言，两者的差别是极其大的。七彩音符，有时远胜于众多文字所形成的

千军万马。差别之一在于作为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相比较要比音乐简单得多，语言是人天生和普遍的功能，而音乐是少数的天才。法国哲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说过这样的话：人们在语言中寻求的是智性，音乐则相反，音乐首先是为了听觉，然后满足于精神。差别之二在于语言的局限性，人们不能听懂所有的语言，但人们可以听得懂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音乐，为所有美好的音乐所感动。十八世纪一位叫做夏巴依的小提琴手曾经专门为蜘蛛和淤泥中的小鱼拉过小提琴，发现即使是这些微小的动物也会为音乐而产生感觉。

这套音乐散文丛书，不是以自己语言的有限来挑战音乐的无限，只是写出自己对于音乐的一份感觉。这份感觉，不属于音乐家，不属于音乐史，不属于音乐词典的介绍，不属于乐器或配器的机械配置，不属于CD唱盘或音响功放的品牌和效果……只属于我们自己听音乐时掠过心里那瞬间的涟漪。好的音乐和好的散文，一样都是从属于心灵的。

这套主要谈古典音乐的散文丛书，只是一次尝试。如果可能，我们还想再编一套有关流行音乐的散文丛书。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文字中、更在我们所共同喜欢的音乐中得以相逢。

肖复兴

2000年4月4日清明于北京

目 录

致音乐——代序·····	(1)
高山和流水·····	(3)
伏尔塔瓦河·····	(11)
弦上的河流·····	(16)
钻石和雪花·····	(20)
无形的手指·····	(28)
大海·····	(30)
回忆·····	(33)
不散的烟·····	(36)
水妖·····	(39)
音乐和画·····	(42)
多纳依的指挥棒·····	(45)
天光斑斓·····	(49)
茂丘西奥的悲哀·····	(52)
天地之间·····	(55)
三重奏·····	(58)

小提琴和诗·····	(62)
灵魂的倾诉·····	(65)
听布里顿·····	(67)
音乐的航船·····	(69)
苍凉的咏叹·····	(72)
动心时刻·····	(75)
音乐的光芒·····	(79)
独轮车·····	(84)
莫扎特的造访·····	(87)
无言的回旋·····	(93)
晶莹的瞬间·····	(99)
地下音乐会·····	(103)
喑哑的小号·····	(106)
月光和少女·····	(109)
野蜂飞舞·····	(113)
夜半琴声·····	(116)
天方夜谭·····	(119)
青春回声·····	(122)
远去的歌声·····	(124)
感觉大剧院·····	(128)
美妙的共鸣·····	(132)
月光如泪·····	(134)
老歌·····	(137)
和古人对话·····	(140)

花儿·····	(144)
拨动心弦·····	(147)
音响和时代·····	(151)
心灵是一张旧唱片·····	(155)
致黄英·····	(158)
艺术和梦想·····	(163)
精深和博大·····	(167)
陈钢印象·····	(170)



致 音 乐

——代序

你是谁？为什么我看不见你，而你却那么奇妙地跟随着我，使我无法离开你？你融化在空气里，弥漫在阳光里，流动在时光的脚步声中，你使我的心灵变成了一根琴弦，久久地颤动……

你时而像长江大河汹涌而来，我的灵魂如同一叶小舟，被你的波浪簇拥着，在呼啸的浪涛声中作激动人心的旅行……

你时而如涓涓细流，从幽静的山林中娓娓而来，在你清澈的涟漪中，我照见了自己疲惫的面容，你用清凉的流水，洗濯着我身上的尘土……我怎能不在你的身边流连忘返呢？

你时而像春天的风，从四面八方向我吹来，使我感到温暖和湿润。在你奇妙的风中，我成了一只风筝，被你高高地吹到了空中。你使我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辽阔！

你时而像划破夜空的闪电，突然在我的周围发出耀眼的光芒。如果我曾因为黑暗而恐惧，因为夜的漫长而焦虑不安，在看到你的神奇的光芒之后，我便会

很平静地面对黑暗，我相信你光明的昭示宣判了黑暗的短暂。

在我的无数朋友中间，没有一个朋友像你那样忠实。只要认识了你，你就会永久地留在我的心里，岁月的流逝无法把你的形象冲淡。如果心里有一扇门的话，这门对你永远不会关闭。在寂寞时，你的到来会给我带来欢声；在痛苦时，你的出现会使我平静；在烦躁时，你会轻轻地抚摸我，把我引入心静如水的境界；在暗淡而慵懒的时刻，你会用激昂的声音大声提醒我：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往前走啊！

哦，我亲爱的朋友，我愿意被你引导着，去寻找我心中憧憬的妙境……

2000年3月20日录旧作于四步斋



高山和流水

在宁静的西湖畔，凝视波光潋滟的水面，我的心里回荡着音乐。

在九寨沟，欣赏那些水晶一般清澈晶莹的流水时，我的心里回荡着音乐。

在黄山，惊叹着群山千姿百态的变化时，我的心里回荡着音乐。

在黄河边上，看那浑浊的激流翻卷着漩涡滔滔奔泻，我的心里回荡着音乐。

在峨眉山顶，俯瞰着在翻腾的云海中起伏的群山，我的心里回响着音乐。

坐船经过长江三峡的时候，面对着汹涌的急流和峻峭的危岩，我的心里回响着音乐。

面对着流水和高山，我想起了人类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音乐家，他们是贝多芬和莫扎特。

也许有人会说，置身于中国的山水，你的心里为什么会回荡外国人的音乐？我想，答案其实很简单，美好的音乐没有国界，它们无须翻译，无须解释，便能毫无阻拦地逾越语言和民族的藩篱，沟通人类的心灵，

拨动情感之弦。在大自然奇妙的韵律中，想起这两位音乐家，在我是情不自禁的事情，听他们的音乐时，我不觉得他们是外国人，只感觉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他们用音乐表达对世界和生活的看法，用音乐抒发他们心中的诗意。他们的音乐感动了我，激动了我，他们的音乐把大自然和人的情感奇妙地结合为一体，使我恍然觉得自己也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成了音乐中的一个音符。记得很多年前，在一些愁苦的日子里，我把自已关在屋子里，一遍又一遍倾听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从他儿时创作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一直到他晚年写的第二十七钢琴协奏曲，听这些优美的钢琴曲，如同沿着一条迂回在幽谷中的溪涧散步，清凉晶莹的流水洗濯着我的疲惫的双脚，驱散了我心头的烦恼。

莫扎特的音乐如同清澈的流水，在起伏的大地上流淌。这流水时而平缓时而湍急，然而它们永远不会失去控制，始终保持着优美的节奏，它们在风景如画的旅途上奔流，绿阴在它们的脚下蔓延，花朵在它们的身边开放，百鸟在它们的涛声中和鸣，有时，也有凄凉的风在水面吹拂，枯叶像金黄的蝴蝶，在风中飘舞……这样的景象，决不会破坏它们带来的美感。莫扎特的旋律中有欢乐，也有悲伤，但，没有发现他的愤怒。莫扎特可以把人间的一切情绪都转化为美妙动人的旋律，甚至他的厌恶。这是他的神奇所在。他的追求，何尝不是艺术的一种理想的境界？在人类艺术的长河中，有几个人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莫扎特为法国圆号写过几首协奏曲，都是为当时的一个业余法国圆号演奏家所作。莫扎特看不起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

的演奏家，在写给他的曲谱上，莫扎特用“笨驴、牛、笨瓜”这样的词儿来称呼这位演奏家，其厌恶之心溢于言表。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他在曲谱上写出的旋律，却是人间少有的优雅的音乐，这些音乐当时就让人着迷，它们一直流传到现在，能使现代人也陶醉在它们那迷人的旋律中。所以有人说，莫扎特是上帝派到人间来传送美妙音乐的特使。我想，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莫扎特的音乐就会存在一天，人世间的变化再大，人类也不会拒绝莫扎特的音乐，就像人类永远不会离开奔逝的流水。

曾经听到一些自称喜爱音乐的人宣称：不喜欢莫扎特。莫扎特太甜美。仿佛喜欢了莫扎特，就是一种浅薄。这样的看法使我吃惊。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哪个音乐家为这个世界创造了如此丰富众多的美妙旋律？创造美，竟然可以成为一种罪过，岂不荒唐。我听过莫扎特生前创作的最后几部作品，他的第四十交响曲，他的《安魂曲》。这些在贫病交迫的境况中写成的音乐，把忧伤和困惑隐藏在优美迷人的旋律中，听这些旋律，只能使人对生命产生依恋，只能对生活产生憧憬。一个艺术家，面对着穷困和死神，依然为世界唱着美丽的歌，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把这样的境界称之为“浅薄”，那才是十足的浅薄。

听见贝多芬的交响曲，很少有人不被他的激情所振奋。即便是那些对音乐没有多少了解的人，也能在他气势磅礴的旋律中感受到生机勃勃的力量，感受到一种居高临下，俯瞰大地的气概。就像读杜甫的《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音乐家把心中的音符倾

吐在乐谱上时，灵魂中涌动着多少澎湃的激情？贝多芬的其他曲子，也有相似的特点。我很难忘记第一次听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时的印象，当钢琴高亢激昂的声音突然从协奏的音乐中迸出时，我的眼前也出现了流水，不过这不是莫扎特的那种缓缓而动的优雅的流水，而是从悬崖绝壁上倾泻下来的飞瀑，是从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上一泻千里的急流，这急流挟裹着崩溃的积雪和碎裂的冰块，它们互相碰撞着，发出惊天动地、惊心动魄的轰鸣。我无法理解，这样的音乐，为什么会有《皇帝》这么一个别名，不喜欢皇帝的贝多芬，难道会喜欢用“皇帝”来为这样一部激情铿然的作品命名？如果用“阿尔卑斯山”作为这部钢琴协奏曲的名字，该是多么贴切。在莫扎特的音乐中，似乎很少出现这样强烈的、激动人心的声音。如果是莫扎特的河流，他不会让流水飞泻直下，也不会让那些冷冽的冰雪掺和在他的清澈的流水中，他一定会寻找到几个平缓的山坡，让流水减慢速度，委婉地、迂回曲折地向山下流去。这样的流水，当然也是美，不过这是另外一种韵味的美。

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我很自然地联想起那些高耸入云的山峰，它们以宽广深沉的大地为基础，以辽阔的天空为背景。它们像自由不羁的苍鹰俯瞰着大地，目光里出现的是大自然的雄浑和苍凉，是人世间的沧桑和悲剧。只有那些博大的灵魂，才可能描绘这样气势浩大的景象。

然而，贝多芬的山峰决不是荒山。他的山峰上有蓊郁的森林，也有清溪流泉。他的钢琴奏鸣曲《月光》，

便是倒映着清朗月色的高山湖泊，他的那些优美的钢琴三重奏，便是清澈的山涧，在幽谷中蜿蜒流淌……当音乐跌宕起伏，震天撼地时，他的山峰便成了洪峰汹涌的峡谷，轰然喷发的火山。

曾经听一位西方的指挥家这样评论贝多芬：他把心中的愤怒、焦灼和困惑直接用音乐渲泄出来。在他之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这就是现代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分界。这样的结论，对于音乐史或许有些武断，但作为对贝多芬的评价，却一点没有错，这大概正是贝多芬对现代音乐的贡献。把心中那些复杂焦虑的情绪化为音乐的旋律，也许改变了古典的和谐优雅，使有些人觉得惊愕，觉得不那么顺耳，然而这种复杂心情，决非贝多芬一人心中所独有，他用如此强烈激荡的形式把这种心情表达了出来，当然能使无数人产生共鸣。对那些萎靡不振、沮丧悲观的灵魂，贝多芬的音乐是一帖良药。正如肖伯纳在《贝多芬百年祭》所说：他不同于别人的地方，就在于他那令人激动的性格，他能使我们激动，并用他那奔放的激情笼罩着我们。贝多芬的音乐是使你清醒的音乐。

如果有人问我：面对着这样的流水和这样的高山，你更喜欢谁？我很难回答这问题。最近读法国钢琴家大卫·杜波的《梅纽因访谈录》，书中，大卫·杜波问梅纽因：在贝多芬和巴赫、莫扎特之间，谁更伟大？这问题使梅纽因颇费神思。他这样回答：“我没有必要把他们摆到同一水平线上去衡量，但我的生活中的确不能缺少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除了贝多芬，我也不能没有莫扎特、巴赫、舒伯特以及其他许多人。”我想，

在音乐的世界里，不能没有贝多芬，也不能没有莫扎特，少了他们两位中的任何一位，这世界都是残缺的。在这两个音乐大师中，谁也无法下结论说哪个更伟大，更了不起。就像在评价中国的唐诗时，你很难说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中，谁更伟大，谁更了不起。如果把莫扎特比作流水，那么，贝多芬就是高山。流水和高山，都是大自然中最精彩的风景，流水的活泼清逸和高山的峻拔秀丽，同样令人神往。我们的大地上，不能没有流水，也不能没有高山。高山和流水，常常是那么难以分割地连在一起。高山因流水而更显其伟岸，流水因高山而更跌宕活泼。没有高山，也就不会有流水，而没有流水的高山，则必定是荒山。我并不关心人们怎样为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风格定义。古典主义也罢，浪漫主义也罢，这些的帽子，怎么能罩住音乐塑造的丰富形象和复杂微妙的情感？

听莫扎特的音乐，你可以坐下来，静静地欣赏，犹如面对着水色潋滟、风光旖旎的湖水。你会情不自禁地陶醉在他的音乐中，让想像之翼作彩色的翔舞。

听贝多芬的音乐，令人激动，令人坐立不安。在那些跌宕起落的旋律中，你仿佛急步走在崎岖的山道上，路边万千气象，让你目不暇接。你也很可能产生这样的担忧：前面，会不会突然出现一个悬崖，会不会一失足跌落进万丈深渊？

这样的境界，都是诗意盎然的人生境界。

是的，莫扎特和贝多芬，常常使我想起中国的李白和杜甫。李白和杜甫虽然都生活在盛唐，却是一前一后，擦肩而过。然而两个人的诗歌一起留了下来，成

为那个时代留给世界的最响亮最美妙的声音。李白和杜甫相处的时间极短，却互相倾慕、互相理解，并将文人间这种珍贵的友谊保持终身。“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是年轻的杜甫对李白的赞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这是诗人对诗艺和友情的见解。而李白一点也没有因为年长于杜甫而摆架子，两人结伴同游齐鲁，陶醉于山水，分手后，互寄诗笺倾诉别情。李白诗曰：“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杜甫也以诗抒怀：“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罢席惆怅月照席，几岁寄我空中书？”李杜之间的友情一如高山流水，绵延不绝。莫扎特和贝多芬也是同一时代的两位大师。对贝多芬来说，莫扎特是长者，是前辈，在艺术上，贝多芬对莫扎特满怀敬意，称他是“大师中的大师”。尽管他对莫扎特的生活态度不以为然。而莫扎特生前听到尚未出道的贝多芬的曲子后，也曾真诚地预言说：“有一天，他会名扬天下。”较之李白和杜甫，莫扎特和贝多芬之间的交流也许更少，两人之间大概也谈不上有什么友谊，但是作为音乐家，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在莫扎特《天神交响曲》震撼天地的旋律中，贝多芬大概终于忘记他所有的成见，因情感共鸣而手舞足蹈了……

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时代早已远去。欣赏音乐的现代人恐怕不会去计较作曲家当时的身份，也不会去追索他对当时的皇帝持什么态度，更不在乎他当时穿的是“宫廷侍从的紧腿裤”，还是“激进共和主义者的散腿裤”。重要的是音乐本身，如果音乐家在作品中阐述了他对美的特殊理解，倾诉了他美妙的真情，那么，他